

宋振庭讀書譚

宋振庭
著

藉梅寄

傲骨何如我
清風初陽夜
寂寞時
吹到人間
更向百花頭上開
張庭寫梅張伯駒題
丁巳年臘月十二日



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宋振庭讀書漫譚

宋振庭
著

猪梅子



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
2018·北京

- 声 明
1. 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 2. 如有缺页、倒装问题，由出版社负责退换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 I P）数据

宋振庭读书漫谈/宋振庭著. —北京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8.8
ISBN 978-7-5620-8509-6

I. ①宋… II. ①宋… III. ①读后感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99450号

书 名	宋振庭读书漫谈 SONG ZHEN TING DU SHU MAN TAN
出 版 者	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
地 址	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 25 号
邮 箱	fadapress@163.com
网 址	http://www.cuplpress.com (网络实名：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)
电 话	010-58908435 (第一编辑部) 58908334 (邮购部)
承 印	固安华明印业有限公司
开 本	650mm×960mm 1/16
印 张	16.5
字 数	165 千字
版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3.00 元

宋振庭小传

宋振庭（1921—1985），曾用名宋诗达，笔名星公。1921年出生于吉林省延吉县。1936年在北京读书时参加救亡运动，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。1937年到延安，入抗大学习。1943年到河北曲阳县参加抗日工作。1946年到1950年在延吉县参加土改工作。1951年后曾历任吉林省文化处处长、省委宣传部部长、吉林省委常委、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、中央党校顾问。他爱好哲学、杂文、戏剧、书法、中国画、中医等，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全国政协委员、教授。曾出版《星公杂谈》（1962）、《宋振庭画集》（1983）、《宋振庭杂文集》（1989）等，主编《当代干部小百科》（1986）。



宋振庭与夫人宫敏章在寓所前



宋振庭写梅，许菱庐题

序 言

岳父宋振庭生前博览群书，涉猎领域广泛，举凡哲学、宗教、历史、戏剧、诗词、书画、中医、瓷器等领域，他都有比较深刻的见解。以写杂文名世，“文革”中也因杂文获罪。这本《宋振庭读书漫谈》是他人生最后阶段的读书心得。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，他在任中共中央党校教育长期间，为学员开设系列讲座，内容涵盖人文科学的各个方面，经史子集均有所涉及。这个系列讲座当时在学员中曾产生广泛的影响。可惜天不假寿，正当壮年的他在讲完这个系列讲座之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，讲座的录音带一直尘封篋中。几年前，岳母宫敏章把录音带和记录本找出来，请二姐宋芬整理成文字。小女芃芃将音频截出了17个小节，以二维码的方式附于书中，以方便读者了解现场的气氛。

讲座的时间是上个世纪80年代，面对的对象是当时的学员，当时读书之风很盛，但是能够得到的书很有限。讲座内容博杂，为了深入浅出，易于理解，有些掌故信手拈来，没有学者的严谨考证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。为了忠实原意，保留历史原貌，整理的时候没有修正，好

在无伤大雅，今天的读者自会鉴别。书后附有王鼎华先生的长文，该文 1991 年载于《人物传记》第 4 期，王鼎华先生是当年听讲座的学员之一。在征得王鼎华先生同意后收入本书，以供读者参阅。

崔希亮
2018 年 5 月

目 录

第一讲	中国经典的分类及“经”部	1
第二讲	“史”部及历史知识的记忆	15
第三讲	“子”部及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特点	36
第四讲	“集”部与中国古典文学	86
第五讲	中国书画和中医中药	119
第六讲	读书要摆正的几种关系	153
附 录	宋振庭人生漫语录	188
后 记		253

第一讲 中国经典的分类及“经”部

(1982年11月2日)

机关党委组织一些同志搞文化活动，我说我可以参加一项，搞一点读书漫谈，或者叫杂谈，谈谈读书的事。主要是讲讲我自己读书的一点体会，和大家交流一下读书的经验心得。

记得毛主席在世时就多次提倡大家没事儿少打点儿扑克，不要浪费时间，多读一点儿书。他提出要读点儿哲学，读点儿历史，读点儿逻辑学、语言学、文学等等。胡耀邦同志最近和党校中青班学员在中南海谈话时，也提到读书问题。他说我们现在的干部文化素养普遍不高，不适应新的工作要求，应多读点书，这很有必要。他说，最好每天读几千字，甚至万把字，坚持下去，一定会有好处的。

读书问题，无论对青年中年同志，还是对老年同志都同样重要。我们老年同志年龄大了，退到第二线、第三线了，更有时间多读点儿书了，确实应该把这事儿摆到我们老年生活的日程上来了。我们老年同志，参加革命时大多是一二十岁，在白区都没怎么念过书，虽也有

念过大书的，但并不多。即使有一部分上了大学，但也是搞了学生运动了，以后到根据地参加当地的活动，有些人上过像抗大一样的学校，大家基本上是边工作边读些书。建国以后就更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了。六十年代，正是精力旺盛的好时候，又赶上文化大革命。赶到结束动乱，三中全会之后，平了反，又回来工作了，心情好多了，但又到了白头发了，甚至老而残了。所以我们这一辈人“生辰八字”是命里注定了！一生读书的机会不是那么多的。

“文革”这十年，不论老中青，都没有好好地读书，误人子弟整整十年呀！这儿说点小故事，我们这回新学员入学，我们拿一百道常识题测验了一下，总的来说多数同志还不错，有的同志得了满分。但是也发现不少做领导工作的干部知识面狭窄，这是个很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今后我们做各级领导工作的干部，知识面如果不相应地扩大，老是这么狭窄，跟今后的工作要求会越来越不相称。这次测验虽然大部分答对了，但也有答错的。比如像拿破仑是哪国人，有人就不知道；再比如“四大家族”是谁，有人就答“彭罗陆杨”，不知道“蒋宋孔陈”；还有对《资治通鉴》的作者是谁，有人答是马克思。我那天跟教办的人说，答马克思的应该给他三十分，因为“司马光”里面不是有一个“马”字么？他能记住这个“马”字，应该原谅，讲个笑话。

清末时，搞戊戌变法，提倡洋务运动，洋务维新派在北京搞新科举，有一个考官他出了一道题“拿破仑论”。那时还未全废八股，八股的第一步叫破题，这个破

题很要紧，是八股全文的枢纽，破题破好了，下边的起承转合就好办了。有个举子是这样开始破题的，因为他不知道拿破仑是人名，他写道“夫轮之难拿也，何况破乎？”意思是说轮子本来就很难拿，何况破了，就更不好拿了。可见戊戌变法时，虽然梁启超等人介绍了美国的华盛顿、林肯，介绍了俄国的彼得大帝、日本的明治维新，也介绍过拿破仑，但很多人是不明白的。其实，这并不奇怪，因为那时也是历史的转折过渡期，出这样的笑话可以理解。

最近有人问我，你退休以后想干什么？我说，如果没人找我，能让我安安静静地读点书就好了。陶潜曾有一句诗“但恨在世时，饮酒不得足”，他所遗憾的是酒没有喝够。我说我是“平生无所恨，读书不得足”。如果能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念念书，一读就读它几天几夜，我倒是最感兴趣的。每当我激动或心情不快时，如果得到一本有兴趣的书，读上几页之后，烦躁不安的情绪就过去了，比吃药都灵。

读书是件很有趣味的东西，马克思的女儿有一次测试他爸爸，出了十几个问题叫他回答，其中有一道是：“你最喜欢做的事是什么？”马克思答：“啃书本。”欧洲哲学史上有个人叫培根，培根有两个，一个较早的是英国的罗吉尔·培根，我讲的这个培根是写《新工具》的作者，叫弗兰西斯·培根，他是资产阶级经验学派的祖师爷，被马克思称为“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”，“知识就是力量”这句名言就是他第一个提出的。

读书就是求知，我们提倡要多读书，读书要广泛一些，有时间就读一点东西。我们读书，正面的书当然要读，这是主要的，但反面的书也要读。不仅马列的要读，和我们观点一样的要读，也要读一读反对我们的书，也要读中间的、各种各样观点的书，参考书更要多读。总之，读书广泛一点没有坏处，不要用框子框死自己。下面我先谈谈读中国书的问题，以后如果有时间，再谈谈读外国书。

我先声明一句，我本身就是个半瓶子醋，是个读书不多而又不求甚解的人，我讲的可能是一知半解，甚至是误解谬解。好在我们在座的多数朋友大家都彼此一样，一般来说都是读书不多的人，差不多是半瓶子醋对半瓶子醋。当然，在座的也有大专家，一听就会听出我的破绽和笑话。但我想辩解一句，半瓶醋讲给半瓶醋听，比大专家来讲还是有点好处的，因为半瓶醋彼此之间有更多的共同语言。

先说中国书，这可多极了。据说在世界文化宝库里，中国书是最多的。一般讲，读书的开头要有一个准备工作——酝酿阶段，就是要绘制一个读书的草图，即知识旅游的向导图，搞一搞书的门牌号码。自己要有一个书目，先开一个量力而行的、比较适合自己的书单子。不然的话，将是以有限之年去对付无限的书籍，就会一事无成。我们的生命对任何人都是有限的，你即使是年轻，年富力强，也总是有限的，因为你还要工作，你能拿出来读书的时间就更有限了。如果一下子把书单子开得太大，那是完不成的。这道理就是庄子说的“吾生也有涯，

而知也无涯。以有涯随无涯，殆矣！”人生是有限的，而知识是无限的，你拿有限对无限，那你首先就在战略上犯了错误，准得打败仗。

读书要读什么东西，要有一个清醒的、具体的目标，我究竟大体上想读哪几类的书，我能够读哪几类；也要讲兴趣，还得想想能否读得进去，也就是讲讲学力的渐进，根据自己的力量、特点、爱好，由浅入深地选读。这样就得有一个蓝图在胸，有一个大致的向导，先知道大体的门牌号码。比如，到了北京城，你要先了解北京有几条大干线，这样就不会迷失方向。

清朝有一个当过两江总督的人叫张之洞，这个人在清末也是个顽固的保皇派。他搞经学，但也暗中支持过洋务维新。他和他的幕僚编过一本书叫《书目答问》。这本书看起来不起眼，但有一个好处，他开的中国书目比较简练，比较切实。我和琉璃厂老的书商朋友谈过，他们告诉我，搞贩卖书籍的人，必须懂得版本学、文献学。他们说，他们学徒时，第一本功课书就是张之洞的《书目答问》。《书目答问》把中国书作了最扼要的介绍，而且挺切实，挺考究。顺便说一句，三人行必有我师，行行有状元，琉璃厂这条文化街，出的专家学者可不少。比如写《贩书偶记》的孙殿起就是一个读书很多，很有见识的大专家。

简单来说，中国书这个大书单子有两个大部头的家伙，这就是清代编撰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《四库全书》。前者属于类书，康熙年间由陈梦雷主编；后者属于丛书，乾隆年间由纪晓岚任总编纂官。纪晓岚他们后来

还编了一个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，把中国书分成经、史、子、集四大类进行编目，这也形成了中国书传统的分类方法。

先说说“经”吧，封建社会把五经、七经、九经、十三经、孔孟之道，提到吓人的地位。“经”是否就是从织布的经线和纬线说的呢？有可能，有经有纬，天经地义嘛。其实“经”也就是一种哲学思想，哲理性的书，但也不尽然；“史”就是历史类；“子”就是诸子百家，其实中国历史上从战国诸子以来岂止百家？其实“子”和“经”就很难分了。有的人，有的时候就把某“子”书提到“经”的地位，又把有的“经”书降到“子”的地位（如荀子）。这种经、子之争我们就不去管它了；最重要的就是“集”，就是文集，也就是各大思想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他们的文集。最大量的是“集”部，诗、词、歌、赋、文集、稗史、传都在内。

“经史子集”的四部分类法始于何时？这个问题，在目录学界是有争论的，应该说是“逐渐形成的”。到南北朝以后，中国书大体上就按这四大类分了。过去对“经”有一个观念，认为都是孔门的东西，儒家的东西。四人帮大搞批孔以后认为“经”可以不用再读了。但就作为知识来说，《四书》《五经》《十三经》这些东西，读中国书还是必须读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一个总的源头，中国的文字、文学、文化、诗词歌赋、文史知识等等，都和它有关。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些成语典故来源，多跟这些“经”分不开。所以“经”要不涉猎一下的话，读中国书就要处处碰到拦路虎，因为很多知

识都和它有关，都是从哪里开头的。

长期封闭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，都是以“经”取仕的。孔门有一条规矩，叫“述而不作”，就是只能叙述和阐明前人的学说，自己不能创作。除圣人之外，别人只能解释“经”，从音韵、训诂、注疏、笺释上来讲“经”，是不提倡自己著书立说的。甚至还讲“经书之外无书”，结果“经”书就变成中国书的基本东西了。

“经”都包括哪些东西呢？最初有五经之说，就是《诗经》、《尚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周易》和《春秋》，简称为“诗、书、礼、易、春秋”。《诗经》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。书就是《尚书》，以后分为今文尚书、古文尚书，实际都是周前后的政府公报，都是些公文。这里面关于夏、商的部分，有些有根据有实物作参证，是可靠的，但有些是后世仿制的，不太可靠。但是殷、周的东西，大部分是汉以前的人搞的，还是基本可靠的。其余那些部分不太可靠的，但也是言之有故，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《周易》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源头之一，它最早是古代占卜的书，就是算卦的书，后来经过发展，《周易》就变成一个哲学体系了，到现在研究中国哲学，确实有不少思想还得从《周易》开头。比如，你去看中医，和中医谈话，他有好多话就是来源于《周易》，来源于阴阳五行，中医的立论就是借助阴阳五行以及一部分周易的思想体系的。礼是《礼记》，是讲古代的典章制度，维持封建等级制度规范的书。《春秋》则是一部古史，它本来是鲁国的国史，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，它记载的虽然很简要，但是可靠的。后来经过左丘明（关于

这个人有争议)和其他几家注解《春秋》，合起来叫《春秋三传》：左丘明的叫《左传》，还有《公羊传》和《谷梁传》。这三传把《春秋》注得很详细，文体也接近于散文了。

历来的中学课本都有几篇《左传》的文章。比如，唱戏的有一出叫《怀都关》，讲的是郑庄公掘地见母，就出自《左传》。演义小说《东周列国志》也有这段故事。《左传》的原题叫“郑伯克段于鄢”，说的是郑庄公的故事。郑庄公他妈妈平素喜欢小儿子共叔段，不喜欢大儿子郑庄公。为什么不喜欢大儿子呢？因为他妈妈生他的时候难产，所以他小名叫“寤生”。因为生他时受了惊吓，所以她妈妈一直不喜欢这个大儿子。后来，她想让共叔段当国君，暗中让小儿子搞政变。郑庄公用计谋把他的弟弟打败了，郑庄公把他妈也赶走了，并且生气地起誓说：“不到黄泉不相见。”他手下有个大将叫颖考叔，这个人很孝顺，庄公请他吃饭，他把肉留起来。庄公问他：“你怎么不吃呀？”他说：“我带回去给我老妈吃。”庄公听了很难过，说：“你有妈妈奉养，多好呀！我没妈妈。”考叔趁机刺激他，你也有妈妈呀！庄公说，因为共叔段的事，我们有句誓言“不到黄泉不相见”。考叔说：“那容易得很，我给你出个主意，在牛脾山这个地方挖个大坑，黄泉嘛，就得挖得深一些就行了，你到那里见一面不就没问题了吗？”庄公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就掘地见母，后来母子抱头大哭。这段故事本来在《春秋》中记载很短，只是一两句话。可就是这么几个字，后来经左丘明一注一传，就传成了一篇几百字的散文，记叙这个

全过程。在“郑伯克段于鄢”的传文中，还有一句话很厉害的话，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，子姑待之”，后人常引用这句话。这就是陈毅同志讲四人帮的“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，时候一到，一切全报”的原意出处之一。我在吉林省时，听说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员，出过一次笑话，就是当他讲到这一段时，句断没断对，他给这么断开的：“多行不义，必自毙子，姑待之。”因为把“子”断到上面去了，意思就变成了多行不义就要死儿子，就要断子绝孙，姑待之，你等着吧。所以看来读古书，句断也是不易的。

同时三家注《春秋》，左氏、公羊氏、谷梁氏，这就是所谓《春秋》的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。最早定下来是诗、书、易、礼、春秋为五经，后来《春秋》分成三传，“礼”分为“三礼”，就把五经变成九经了。所谓的“三礼”就是《周礼》、《仪礼》和《礼记》。其中《仪礼》，也就是礼仪。礼仪我们现在也得用一些呢，比如，客人在右首坐，主人在左首坐，以右为上，就是从《仪礼》来的。现在我们招待客人还用这个，右为上首，左为下首。古人说某某人“左迁”了，就是降职了，“右转”了就是升官了。什么尚书右丞、尚书左丞，右丞就比左丞大，右丞相也大一些。“仪礼”就是讲究这个的，再比如迎接宾客“主从东降，客从西升”。死了爹娘，礼仪是很重的，那个孝服孝礼可是厉害的喽！要讲究穿的衣服：麻冠、麻衣、麻鞋，这是全孝服，差一点都不行。让人家挑剔了，轻者丢官，重者杀头，这就是“礼”。《仪礼》就是讲这种制度的。还有一本书叫《礼